

CAOYUAN DE HAIZI

草原的孩子

གསལ་གྱི་འབྲེལ་བའི་ལ་རྒྱལ།

王守斌 著

一个优美的草原灵魂，和一部悠远的诗歌与散文……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数据

摇草原的孩子 辘守斌著 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

摇陨 辘守斌著 草原的孩子 辘守斌著

摇 I 辘... II 辘王... III 辘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辘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圆园园园号

草原的孩子

王守斌 辘

责任编辑：王摇跃

封面设计：马吉庆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摇址：(辘)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缘园号)

电摇话：(辘)编辑部)

(辘)发行部)

印摇刷：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摇本：缘园毫米 伊园毫米 员圆

印摇张：缘

字摇数：缘园千

版摇次：圆园园园年 苑月第 员版

印摇次：圆园园园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数：员- 员圆

书摇号：辘守斌著 草原的孩子 辘守斌著

定摇价：圆园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志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没于汉藏之间

高尚

初识云丹嘉措，是他师大毕业刚分到甘肃省教育厅民教处工作时，那时我早他一年从阿克塞借调到厅办公室打杂。他的办公室和我的宿舍几乎对门，他本人架一副近视镜，见面时自我介绍说名叫王守斌，细究一番，得知是守护的“守”、文武“斌”。嗯，在文武方面有些意思。标致的汉族姓名。稍稔熟之后，方知他是天祝藏族，本名云丹嘉措。这让我感到意外又甚觉不适。既然有一个原汁原味、音调优美的藏族本名，干吗还用了一个汉名呢？继而得知这种状况在一些藏区颇为普遍。但越是普遍（哪怕其中有某些可以解释的缘由），便越不能消除我这方面无可救药的不适感，那感觉就像

草原的孩子 | 1

我应有的敬意遭到普遍冒犯一样（尽管并非蓄意冒犯）。

我直接告诉了他我的不适之感。这种不适感是显著的。直接告诉他则出自隐蔽的挑战：他的反应真令我愉快，瞬息的尴尬之后便是善意的微笑。他当然明白，我以如此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着一种敬意！

十多年过去了，仿佛就那么一下子，很像我不经意间轻轻弹掉的一截烟灰。

这期间我们成了朋友。但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位兄弟。我时常向他求证一些和藏文化有关的问题，他愿意愉快地指点一二。他偶尔也乐意和我谈点文学话题，尽管那时很多所谓的文学人士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往往故作深奥，十分矫情地有意回避。他表示曾经阅读并喜欢过我的几行诗句，自己也写点东西。我意外发现他也喜好文学，在大学时代即已发表诗歌、小说作品。

很快我便拜读到他一些用汉语完成的诗歌、小说，这些习作多完成于大学时代，那应该是他的练笔期，但它们在外部形制上已经比较成熟，显示出他在语言、结构及节奏等方面的驾控能力。通观这些作品，大都属他本人青少年时代民族生活的经验性题材，且具有青春写作的鲜明印记。他自幼生

活在藏区，能用汉语写作且达到这般程度，的确令人钦佩！如今我又能借此机会多读到他的一些其他篇什，更加深了这一印象。

但是，我不想在此对云丹嘉措的具体作品妄加评论。他的藏族身份，他用非母语的汉语书写，在我脑子里点燃了另外一些东西。

语言是灵魂之家。汉语和藏语分别代表着两种宏大的民族文化谱系。什么叫文化？或许可以理解为在祖先骨子里孕育形成、如今又在我们血管里继续汨汨流淌的东西。然而当一种民族文化要被表达出来时，横在面前的第一问题便是语言（也包括泛指“语言”）。你是用母语还是非母语来表达？这是又一基本问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个人若选择了非母语方式，其表达的难度显然就增加了。这一难度来自深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更意味着：假如你拥有自己的灵魂，那么它是否有家可归、有枝可依？你能否给它建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我曾开玩笑说，我可以用这一问题击穿当代（乃至更早时候）从海外华人的写作到国内的民族写作；再作推演，也可以包括所有使用非母语的写作。谁若不打算在这一问题面前花点时间停一停，那他多半已是个不值得期待的人。当然，也有人顺

利穿过这一问题。例如俄国人纳博科夫用英语完成了《洛丽塔》，捷克人米兰·昆德拉用法语完成了《慢》。还有，今年年初著文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了垃圾的德国人顾彬，他用汉语书写的大量中国文学文化评论，就足可让许多用母语写作的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感到汗颜了。

我是不是有点扯远了？如果已经有点远，那就再稍往远里扯一扯吧。

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可是在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胸膛里盘桓不去的命题。在当下这个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世界，它更加让人心跳不已。问题是，什么才是民族的？你身子里有没有一个源自民族的鲜活丰腴的灵魂？你怎么把它呈现给众生世界？

好吧，说到这里，容我返回：云丹嘉措是个用汉语进行书写的藏族人，是个注定要出没于汉藏之间的人——“出没”这个词通常也用来描写某种兽，它们身上拥有一种我们今天业已沦丧了的活力。我在此邀请他凝神端详这些命题（不止是文学写作的原因），同时也以此拧搓成一条鞭子，悬挂在自家门口。

1992年（恰好是初识云丹嘉措之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圣卢西亚的大诗人德里克·沃尔克特

曾在一首诗中感慨道：“要改变你的语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这种改变让他感到如同患上精神分裂症。那是痛苦的，一种深处的痛苦。我倒是认为这种痛苦本身有望蚌病成珠，虽然不免残酷了点。他的另一首题为《遥忆非洲》的诗，结尾一节味道非常醇厚，我现在想把它引出来，与云丹嘉措以及偶然和这篇短文相遇的读者一齐诵读：

我，同时中了两种血液的毒
连血管都分裂成两半，我又该站在哪一边？
我诅咒过
喝得烂醉的英国官员，又该如何
在这非洲和我所爱的英语之间作出选择？
对两者都辜负，要不，把它们给的还给它们？
我怎能面对如此的杀戮而无动于衷？
我怎能背离非洲而活下去？
(邓中良译)

实际上，我更愿意把这篇短文看做是我和云丹嘉措的一次闲聊。

2007年12月13日，兰州金地花园

草原的孩子 | 5

目 录

■ 诗 歌

- 3 牵骆驼的孩子
- 5 放牧的孩子
- 7 面对羊群
- 9 我要歌唱
- 11 站在山冈
- 13 故乡的草原
- 15 草原的孩子
- 17 走出山谷
- 18 思念家乡
- 19 梦中的甘南草原
- 20 给援藏的朋友
- 22 水葬知己

- 24 天葬朋友
- 25 悼诗人
- 27 海子
- 29 我孤独地歌唱
- 31 给心爱的姑娘
- 33 敦煌少女
- 35 初恋情人
- 37 静夜想起你
- 39 你会回来
- 41 爱没有罪过
- 43 站在医院门口
- 45 窗外的灯光
- 46 河西战场
- 47 海霞
- 49 河边拾零
- 51 省城即景

■ 散 文

- 55 切嘎尔宝
- 62 我心痛的草原
- 65 愿夕阳更加美好
- 68 中秋

- 72 悼马骅
74 风花雪月
80 发自心田的花朵
——读勃朗宁夫人《葡萄牙十四行》札记

■ 小 说

- 85 无色的日子
93 丢不掉的恋情
107 天空不晴朗
120 飘落的爱
137 城市爱情

160 后记

诗 歌

牵骆驼的孩子

当燕子忽闪忽闪地剪开
生命中紧锁的绿意
戈壁荒漠就不再孤寂
那在暮色中团团燃烧的骆驼刺和红柳
用褐色的火焰
不断向汹涌的沙丘拓展

我就是那牵骆驼的孩子
踩着父母牵心的视线
走进一眼探不到头的荒原
当狂欢的闪电
划破祁连山顶的夜空
我便借一束天光
点燃一堆熊熊篝火

来温暖我疲惫的驼队
然后和心爱的牧犬
端坐在如古寺般安然的帐篷里
倾听着外面细微的声息
直到天边复苏的星星
微笑着爬满视野
我就会依偎在故乡安眠的记忆里
无言地枕着驼队的鼾声
安然睡去

放牧的孩子

蠕动的群山痛苦地分娩
一轮红阳顿时朝霞满天
当金色的阳光
击退晨雾不舍的浪漫
墨绿墨绿的山川
如锦绣般
悬挂在湛蓝的天边

我就是那放牧的孩子
常浸泡在父母的眼神里
喝完清香的酥油茶
背起牛肉干和糌粑
骑上心爱的白马
唤起黑色的牧犬

在金色的阳光下
沿着起伏的草原
去追赶牧群

每当我走进
银白色山峦的剪影
便立马回头
遥望帐篷上飘动的经幡
就像父母在向我招手
鼓励我勇敢向前

面对羊群

深夜
我独坐草原深处
四周群山
如象背涌动
脚下的草地
如漆黑的地毡
映衬着天空
繁星点点
身边的羊群
安然沉睡
此刻的我
希望来只狼
或者，化身成狼
咬住羊的咽喉
撕开它的胸膛

看看里面那颗心
是否还在发烫
上面有没有过
愤怒或者忧伤